

日俄战史讲义



第六編 日俄戰史講義卷八目錄

沙河會戰

第一章 沙河會戰前日俄兩軍之狀況

一 日軍戰備之整頓

二 俄軍戰備之整頓

第二章 日俄兩軍前進之準備

一 日軍前進之準備

二 俄軍前進之準備

第三章 沙河會戰之開始

一 沙河作戰地之形狀

二 俄軍之開始進攻

三 日軍攻勢轉移之準備

第四章 兩軍會戰之經過

日俄戰史講義 目錄

日俄戰史講義

一 俄軍之攻勢前進

二 日軍之攻勢移轉

附圖一 奉天及遼陽附近一役圖

附圖二 一九〇二年九月中旬日俄兩軍記略要圖

附圖三 十月十日以前日俄兩軍之動作

附圖四 十月十日日 之攻勢移轉

附圖五 十月十日及十三日日俄兩軍之動作

大日本日俄戰史講義卷八

沙河會戰

第一章 沙河會戰前日俄兩軍之狀況

一、日軍戰備之整頓

日軍最初作戰目標，即指定遼陽，及遼陽會戰以後，日軍雖獲勝利，但損害頗大，尤以砲彈之缺乏為甚，而俄軍於北退之後，兵力更見增加，戰局前途，一時不易解決，故日本方面，亦非大增兵力，以充各補給之需，不能再決第二期作戰之勝負，因是日本大本營，企圖兵備之急設，擬再編成野戰師團，及後備步兵四十八營，其理由大要如次：

一、在遼東之俄軍，至八月下旬，實有步兵二百四十營，騎兵一百八十九連，砲兵九十五連，約抵日軍二十個師之兵力。

二、現時俄國第一軍團，已在鐵路途中，約在九月中旬，全部可達戰場，其擬向遼東推進，現在準備中諸軍，若全部到達，合計其兵力，約抵日軍三十八個師。

再據該項情報，及俄國交通之報告書，百面伯利亞鐵路全線，列車之一日僅一列，以



3 2285 6104 3

219
E 313.9
25

十六列車爲主當，標平，並用運送軍隊及軍需品等，約爲七列車，餘除九列車，可供一
七個師團當突之任務，其餘則爲救濟，爲兵家常法，中國京省地方之拓殖，歲益繁盛，故
按其計畫，三、日本現存之兵，實際上已其中元兵力，可達此數。

三、日本現有之兵，爲十二萬，分爲師團共九十二營（約七師半）而戰勝之要訣，在集中
優勢兵力於戰場，敵軍之戰守，應取之手段，即在規規增加兵力之一途而已，自國軍
建設不可不慮，因之詳述，如左：野戰師團之整備，對於各師（除第七師）每步兵增加一營，每
騎兵團增加一連，每野戰砲兵團，增加一連，每工兵營增加一連，每騎重兵營增加一連，每
則可得如次之新兵力。

- 一 步兵四十八營
- 一 騎兵十一連
- 一 野戰砲兵二十四連（野砲）
- 一 工兵營二連
- 一 騎重兵十二連

一 要塞砲兵九連

原有兵力，再加入以上之新增兵力，仍不能與俄軍保持平衡，復擬依左之方法，以補其不足。

甲、延長後備兵役年限，歐洲列強關於國軍服役年限，據為十九年四個月，法為二十五年，俄為二十三年，意為十九年，今日本若延長年限，則可使國民得充分互事休養，前時日担負國防重任，實為國兵上至當之方法，故擬將後備兵役，延長至五年，自兵役為十七年四個月，以此改正，即於兵役中，增設後備步兵二營，合計得後備步兵，十八營。

乙、增加步兵營數，按本職役之徵調，在尋常作戰，於每一營地，以本國補充，仍從從事第三次合戰為要。故凡戰鬥單位之人員，應隨時增加。

丙、凡國之強弱，不僅在兵力大小，尤須審其素質，以養育之，故須注意其訓練，當在最高度，是為建設國軍之要旨，世選採之手段，亦非一端，雖係和平之世，亦事訓練，其急政及增設之種種如左：

一、慎重現役將校之錄取，且優其待遇，守其品格，施以高深之教育。

二、增加預備役後備將校下士人員之數目，充其對於實習之教育。

三、充足教育訓練之資料，即擴張射擊場，增加補習費，及其他之必要設備。

四、設置堆一機關，以統轄馬政，改良馬種，獎勵產馬。

五、擴張武器——彈藥——及器具材料之製造廠，惟於有事之日，得充分補給。

六、增加野戰曲射砲，及增設輕攻城砲，俾便於設保障地及要塞之攻守，又擴張野砲兵隊。

七、增設鐵道——電信——輕汽球等隊，以整備軍事交通及通信機關。

八、改輜重車輛為二馬曳，或四馬曳（原為一馬曳）縮短行列之長線，使野戰軍之運動敏捷。

右之兵備急變案，於九月二十三日，由參謀本部與軍政部，及有關之各部協議，結果於本年十一月，增設二個師相當之人員——馬匹，開始訓練，至一九〇五年五月末，可參加作戰，因之原擬急設野戰師四個，減為二個，又通過後備兵役延長案，因之得編成三個師相當之各兵種及編成，於本年十月終，完成其準備。

軍需品中，以兵器——彈藥之補給，最為缺乏，由開戰前當局即大費躊躇，蓋以平時經費困

雜，制式之研究，亦大費時日，預想需要之彈藥數亦少，又以開戰後，動員計劃以外，編成多數部隊，須供給多數兵器，故在遼陽會戰之末期，各軍已大感彈藥缺乏，當時大阪砲兵工廠之製造力，難副野戰軍之要求，決定利用各公私工廠，於六月七日下午遂命令於七月下旬，向德國克勞伯廠訂購野山砲彈彈體，自十一月至翌年三月，約可達到十五萬發云。

開戰之初，大本營爲聯絡京釜鐵道，擬敷設京義鐵道，編成臨時軍用鐵道部，隸屬於兵站總監，至七月下旬，將開城至金川中間之舊路敷設完成，又第一軍東方安東縣至輯安城間之手押輕便鐵道，亦於七月十三日開通，即由該軍兵站監管理，大本營又爲應盧府奉，擬在安東縣石風鳳城間，敷設機關車式輕便鐵道，於七月十日，命臨時鐵道營總務長於兵站總監以任敷設。

野戰鐵道提理部，直轄於運輸通信長官，担任南滿鐵道之改裝及輸送，至十月二日，可與遼至遼陽之運轉，至十月終，每日可由柳樹屯輸送一千噸，經遼河結冰時，或奉天前滿洲國原時，遼河即不能利用，則南滿本線至少須有一千五百噸之運輸。

日軍戰備之整頓，已如上述，惟對於第八師之使用，滿洲軍總司令官曾於八月二十八日，向大本營請求，擬招致該師至金州附近，充全軍總預備隊，九月六日得大本營回電云，該師已在大阪集中，但是否派赴戰地，非俟俄軍由遼陽退去之狀況，及旅順攻守之結果，均有明確報告後不能

避戰，及至九月下旬，大本營決意爲大進軍至戰地，惟隨軍官增加，糧食困難，司令官之意見，其糧食之儲蓄，雖極其豐厚，而日本天皇對於軍備之擴張，極力反對，自天皇之旨，遂因新銳軍隊日增兵多，日本海軍及海軍兵方，恐已失去平衡，故第八軍宜使用於遠東方面，於是山參軍總司令官上野，通電於總司令官，奉命該師用於遠東方面，惟至十月上旬，連戰連捷始有餘裕，方可開始進軍。

遠東會戰，勝利歸入日軍之手，是時即有北進準備之必要，但隨軍前哨關係，其兵站組織亦因而延長，大本營爲整頓起見，遂於九月十四日，由天皇詔勅，設立遠東守備軍司令官，關於兵站管區內守備事項，受滿洲軍總司令官之區區關於兵站業務，則受兵站總監之區區關於人事，則受陸軍大臣之區區。

是時又改正韓國駐屯軍之勤務令，其軍司令官直隸於滿洲軍總司令官，統轄駐屯韓國之軍隊及兵站諸機關，并任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及居留民之責，至關於兵站業務，仍受兵站總監之區區。

此外關於大本營之企圖者即爲佔領庫頁島之事件，此爲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大本營會議所決定，但選定時期尙待考慮，因此等支作戰，必將滿洲使用之兵力減少，於大勢上實爲不利，然大

本營以爲八月末旅順必能攻略，歐洲新聞界，又謂如攻略旅順，俄國必墮乞和，因認此時有速佔旅順真島之必要，擬由滿成庫頁島之佔領軍，爲一營備混成旅，嗣以旅順攻略失利，此項計畫亦因以擱置焉。

二、俄軍戰備之整備

遼陽城門於九月十日夜告終，俄軍退却，因日軍無力進出於炮台炭坑至三台子之線以北地廣，遂行從容退至奉天，以整頓戰備。

當時俄軍注意之樞紐，惟注意於梁地之進取，時值九月，適爲產糧最豐之期，且阻止中國兵夫不准割刈，故奉天至遼陽大江之西方，大部仍爲產糧之計畫，又是時俄軍對其他業務，幾無暇顧及，惟孜孜從事於奉天之線，蓋一野日軍於九月中旬，必再舉前進。

俄軍自駐屯奉天以來，即以一頁地圖，是時亦僅有奉天厚地圖幅尺爲十六萬八千分之一，其周圍十乃至二十公里之範圍，惟用各種材料，作爲測量標尺，繪成地圖，其山地僅畫二途路而已。

是時西伯利亞鐵路之運輸成績，每日約爲七列車，惟其運送之貨物，皆係由各國各商成地運派其運輸體制小之部隊，若其以一方而動員之部隊，其運送至戰場，蓋爲極虛弱一專

鑿，不欲其本國兵備空虛也。

至對缺額部隊，運到多數之補充兵，又以新式連排砲（砲身在砲式）漸次與舊式砲相交換，并於東滿西伯利亞步兵第二、第六師，各配屬機關槍一挺。

九月二十日，俄皇詔勅以西伯利亞第六及歐俄第八兩軍團，獨立騎兵第四十師，編成第二軍，任克利羅貝爾克上將爲第一軍司令官，至普魯巴宣上將傳率其原來各軍團爲第一軍司令官，關於兩軍之總司令官尚未決定人選，這是總督安尼瓦爾夫上將所傳除軍事上一切關係專任行政長官。

當克利羅貝爾克上將赴任之際，俄皇手詔語曰，「帝俄爲急於解決戰爭，決增加滿洲軍之兵力」。

俄軍自退至奉天後，原料九月中旬前後，日軍必再舉前進，但至九月下旬，迄未見日軍活動，俄軍既得此數週之休息，各軍團於各種土工器具，悉已補充，又爲士兵抵禦夜寒，購買大量之中國棉，并補充多量之乾麵包等，但日軍遠隔戰門之死傷，除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損傷最巨，由未參加戰鬥之五團分撥補充，其消耗之砲兵，則由第八軍團兵旅撥補之外，其餘各軍團以多數負傷者現已治愈，遂使其復歸原隊。

又俄軍在遼陽會戰前，常以日軍之威力，偵察爲隱蔽其攻擊方向，且藉以偵知俄軍之配置，但其後遂判明日軍動靜不外前哨之移動而已。

是時第十七軍團長白爾德爾林上將，調任奉天對遼陽大道方向之司令，其遺缺由屋奧魯魯夫中將升任之。

第二章 日兩俄軍前進之準備

一、日軍前進之準備

遼陽戰後，日第一軍在煙台炭坑附近宿營，第四，及第二軍在遼陽附近宿營，專事戰鬥方之恢復，是時各軍之砲彈，第一軍每門約有二百零二發，第二軍每門約有百八十發，第四軍每門約有百四十發，現山雪口遺留砲彈約六萬發，分配甚尙不足規定之數，必俟九月中旬後，由本國運到之彈始足定置，步槍彈藥，則預定於九月中旬補充完結，又各師補充人馬，亦由北道諸軍備，約在十月上旬，方可前進。

總司令官爲顧慮爾德之作戰，於九月十二日，請准變更各軍戰鬥序列，即令騎兵第二旅，由第二軍轉屬於第一軍，後備步兵第三旅及第十一旅砲兵第一旅（少第十三團）徒步砲兵第四團及第二獨立營，由第二軍轉屬於第四軍。

至九月十四日，總司令官，綜合諸情況，得知俄軍主力於八，九兩日在奉天附近，爾後據間諜及歐洲電報之報告，俄軍似漸向鐵嶺退却，在鐵嶺附近之遼河兩岸，築有工事，已退至該處之俄軍約二萬人，并築積糧秣於該處，又俄軍之騎幕，約在上海浪寨——十里河——長灘之線，但於十日亦似向北退去，反之，在平台子——奉天道及半拉山子——渾河堡道之俄軍，則似稍有增加，又沙河堡日步砲連合之俄軍，新民府附近有俄之騎兵一部出沒。

依上述簡載，總司令官爲北進準備，於是日召集各軍司令官，以遼陽會戰之經驗，關於爾後作戰，其以左爲要旨之訓示及注意，且基於北進作戰計畫之道路分配，及在太子河右岸集合等命令。

一、訓示之大要

自戰以來，已八閱月，各軍均能奮勇苦戰，缺乏以殲勝敵人，此固由於諸君之策畫周詳，亦由於一般將卒之忠勇所致，本總司令官至深欣慰，然現在之成功僅靠吾人自己之任務之半，其於終局之大成，前途尚遠。茲又將開始爲第二期作戰矣，各軍之協同一致，更見必，想所期協同一致者，非僅各軍以通報往還而已，尤須見機互相協助，向所命之目的勇往邁進，則各軍所獲得之成功，當以此協同一致爲顯著之結果，此爲本總司令官所極

信不疑者也。惟人性普通之弱點，僅見自己眼前狀況，於不知不覺之間，遂忘却協同一致之大目的，是不可不深具滅心，今後會戰，大軍集結於一地，機會益多，而協同一致之注意尤應嚴密，故不憚一言爲本總司令官與諸君共勉之。

二、應注意之事項

1. 今後之戰鬥，與其急激佔領戰略要點，毋寧以殲滅敵兵爲主旨，至於不願損害之大，而向施設堅固工事之防禦陣地正面攻擊，務必避免，必以巧妙之運動，待準備射擊奏效後再斷行突擊，始可減少損害，而成功之公算亦大。

2. 嚴戒濫射，尤其對於砲台及在肩牆內射擊中止中之敵砲兵，若繼續砲擊，全屬無效，不過徒耗彈藥而已。

3. 各兵站地之守備隊人員，應設防禦工事，須對敵騎兵及騎砲兵之榴霰彈，能完全掩護，以補守備隊兵力之薄弱。

4. 在各兵站管區內之鐵道橋，對於敵騎馬賊及敵探等，由該兵站司令官加以充分之保護。

三、北進道路之分配

第一軍由本溪湖經海牛堡子——荒山子之道路，及由上麥窩經次山荒子山——水家屯之道路，并由沈陽經遼河溝——蒲草窪——黃泥坑之道路，又由海陽經大英城子——佟孤家子——白塔鋪之道路。

以上共有四道至奉天

第四軍由遼陽至奉天之道路，及沿東清鐵路之道路，并由遼陽經南台——雲子街——莫家堡之道路。

以上共有三道至奉天

第二軍由遼陽經大柵房——大東山堡——蘇湖堡之道路，及由遼陽經大營盤——沈且堡——王崗堡之道路，又由沈且堡經長溝——何家庄子——齊堆子之道路。

以上共有三道至奉天

四、各軍在太子河右岸之集合

第一軍佔領煙台族抗經京台反達連溝至下台子附近之線以集結兵力於其後方，為前進之準備。

第四軍佔領蘭泥堡附近至南台附近之線以集結兵力於其後方為前進之準備。

第二軍佔領大扒台子至齊家庄子附近之線，以集結兵力於其後方為前進之準備。

以上統於十六日起開始運動準備進出於太子河右岸，繼續進

於是第四軍於十六日，第一，第二軍於十七日，均集結於太子河右岸，其第一線併列由煙台炭坑經蘭泥堡至善庄子之間而佔領之，同時第二軍以一支隊至牛居南方之三家子，掩護該軍之左側，又騎兵第一旅主力，佔領黑溝台，向潭河兩岸地區搜索。

是日有俄軍一部，由撫順南進，另有一部，亦由奉天向本溪湖方面南進。此兩部隊，均接近下平台子附近，梅澤少將後備旅之正面，然未行真面目之攻擊，又向北退去，又一部俄軍在太子河上流高力營子附近，似欲進窺本溪湖。

至奉天附近之俄軍，無顯著之變化其警戒線雖後退至上海浪寨——奉集堡——板橋堡——南紅綾堡——頭台子——楊士崗子，而東方山地有諸兵連營之小支隊來襲響山子附近，嗣見日軍前進，即行退去。

要之，俄軍在撫順及其以南築結強大之兵力，其對於下平台子方面之行動，似預有準備也。

是時日本方面，發生遼西中立問題，蓋日本政府為限制戰鬥地域之範圍，不使擴大，故遼河以西，凡俄國業已撤兵之地，盡欲劃為中立地帶，但是時俄軍配置兵力於新民府及其附近，常遣兵橫行於遼西各地，現溝帮子已駐有俄兵一部，且由旅順要塞逃出之兵員，在山海關上陸，正由

狹路逃往奉天，其侵犯中立，形跡昭著，故日本若在遼西行動，理論上對列國之宣言亦毫無抵觸，然總司令宜按照戰間地域限制之大方針，曾經計畫以將來不令第三軍在錦州上陸，但為保持軍之將來行動自由，欲以錦州東方大凌河以東之地區為作戰地域，於九月十九日電呈大本營，二十日大本營復電云，政府容納其意見。

九月二十七日，第一軍司令官，請以陣地一部撥歸第四軍，以便集結強大兵力於右翼，總司令官准如所請，於二十八日發下命令，要旨如左：

一、第一軍集結強大兵力於右翼後，須隨時能應付梅澤少將部隊方面之戰況為要，即撤去下台子至陶泥堡間之守備。

二、第一軍擴張前哨線至忙牛屯附近，其警戒線因第一軍行動所生之空隙，須填補之。

十月一日第一軍以近衛師及第二師，守備黃堡附近至前英城子附近之間，集結第十二師主力於大窪附近，第四軍以太子河左岸之第十師一部，派遺於右岸，填補右翼之空隙。

二、俄軍前進之準備 參照附圖第一

俄軍遼陽戰敗，既退至奉天，整頓戰備，并構築工事，至九月中旬，其位置大要如左：

一、前進騎兵

哥利勃夫哥騎兵師，在渾河——沙河之間。

米西真哥，哥騎兵旅，在由十里河與沙河會流點至遼牛堡子之大道間。

莎姆索蘭夫，哥騎兵師，在米西真哥騎兵旅之左方，沙河上流之山地。

林年空晉，騎兵師，在右翼沿撫順——大嶺大道之山。

二、主力

第十軍團

第十七軍團 奉天城垣附近

西伯利亞第四軍團

西伯利亞第一、二、三團沿渾河——奉天之東。

各騎兵受軍團總兵之援助，在陣地前張嚴密之騎兵警戒幕，故弱勢之日本騎兵，搜索殊感困難。

沙河附近，均施設堅固工事，不僅便於防禦，且可利用為渡河前進之根據。

又在遼後方東北諸地區設備堅固陣地，以備萬一之退却。

是時又由歐俄運到兩軍團。

· 歐俄第二軍團長麥多魯夫中將。

主要之團隊番號如次：

步兵第二十二師 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等團 砲兵第七旅（六連）

步兵第三十七師 第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等團 砲兵第四十三旅（六連）

合計步兵三十二營砲兵十二連（但第八十五團已在遼陽附近參加戰鬥）總兵員約三

萬四千五百人。

二、西伯利亞第六軍團長索德利夫中將。

主要之團隊番號如次：

預備步兵第五十五師 第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〇等團 砲兵第六旅（六連）

預備步兵第七十二師 第二八五，二八六，二八七，二八八等團 砲兵第十旅（六連）

合計步兵三十二營，砲兵十二連，總兵員亦約三萬四千五百人。

是時，苦魯巴金上將，判斷日軍兵力約在十五萬人，砲不過六百五十門，遠不及俄軍優厚，深悔以前遼陽之總退却，又以此際，若不再圖進攻，依然停留現地，以待日軍之來，則在暮光陰，瞬入冬季更不能實行其新企圖矣，同時旅順消息又極緊張，若多昇日軍以時日，則旅順或因以

臨落，又航行中之波羅的海艦隊，亦感及取多少不利，此際社會輿論，亦多欲苦魯巴金上將，速及積極行動，擊破日軍，而與旅順守城軍相握手，縱不可能，亦須與日軍以打擊，而脫開從來之窘境，苦魯巴金上將，因擬於第二軍到達以前作一有利之大戰，以恢復其失墜之名譽，遂決心採取攻勢將主力置於左翼，壓迫日軍於渤海灣而殲滅之，又爲振起一股士氣，於十月二日，宜全軍下訓令，其大要如左：

前此敵人恃其兵力之優越，對吾人採取包圍之勢，故當先發制人，選擇適定之時期，以攻擊吾人，茲若，我方全軍所期望之時機已至，吾人可以先發矣，今後當使日人服從吾人之意志，蓋我軍之實力，已足以轉取攻勢也。

此令發下，全軍皆欣喜發，惟軍司令部對於日軍配置情形，不甚明瞭，乃作如左之判斷。日軍在邊牛堡子與本溪湖之道上，築有數處堅固障地，其主力當在太子河右岸，其於煙台炭坑及邊牛堡子或集中相當之兵力，若在邊牛堡子遭遇俄之攻擊，必逐漸向後撤退，據守預築之障地以頑強抵抗。

苦魯巴金上將基於上述之判斷，規定當前之目的，爲奪取太子河右岸，依此目的，其兵之配置如左：

一、東支隊長斯他克爾伯爵古中將

西伯利亞第一，第二，第三軍團，共步兵七十六營，騎兵三十四連砲一百九十八門，機關槍三十二挺。

該支隊擔任主攻，其進攻方向，爲由撫順通八家子至三家子之大道，與由福饒通邊牛堡子至本溪湖之大道中間之地帶，以攻擊日軍正面及右側，其第一步目的，在奪取邊牛堡子陣地。

二、西支隊長伯爾德爾林中將

歐俄第十，第十七軍團共步兵六十六營，騎兵四十連，砲一百九十門。

該支隊担任助攻，其進攻方向爲鐵路之兩側，主力先期推進至沙河附近構築陣地，在東支隊攻擊結果未明之前，俾取進攻態勢，以牽制正面之日軍，并時時準備，轉行防禦。

三、總預備隊

歐俄第一軍團及西伯利亞第四，第六軍團，共步兵九十一營，騎兵二十六連，砲三百二十六門。

歐俄第一軍團及西伯利亞第四軍團，位置於中央後，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位置於西支隊右後

方。

四、側翼之掩護

1. 掩護右翼者

A 前包夫斯基支隊，計有步兵十一營騎兵十六連砲十六門。

B 靠沙高夫斯基支隊，計有步兵六營騎兵九連砲十六門。

以上二支隊配置於河與遼河之間。

2. 掩護左翼者

A 年空管支隊，計步兵十三營騎兵十六連砲三十門。

B 瑪得里爾夫支隊，計步兵一營騎兵二連砲二門。

以上支隊配置於拉咀子——小市——鐵廠之線。

第三章 沙河會戰之開始

一、沙河作戰地之形狀

沙河會戰地，在地理以太子河之門，其東部為遼東之山地，其西部則為廣延之平地，本會戰以在十里河——高橋岸并其中間地區其水源地方為主，如此東西遼東之地區內，行大會，師

蓋亦稀罕之事也。

沿着遠大這東側，點點散在之丘埠，其頂嶺仄，雖防禦陣地之價值甚少，但亦用至兩三千乃至七十米者以作展望台，其利無大。

東遠大道以西之平原，多數之村落散在各地，雖有極大之展望，但不妨礙射界，又處處形成徐緩波狀之地形，對敵眼敵火，得以遮蔽，敵之運動。

由車轍所成自然的精惡道路通各方面，各兵種之通過不生妨礙，道路以外之土地，大部隊運動亦無妨礙，但降雨之際，則泥濘及積水又甚，雖大部隊過去，但不便於人馬之行進，往往有蹶跌之虞，尤以夜間為甚。

河川甚紆曲，水流亦淺，不妨徒涉，其兩岸有高八乃至五十米之斷崖，其不得通過之處甚少，乘馬兵種及輜重，概由通路得渡河流，戰鬥間步兵有利用之以為隱蔽之便，鐵道橋以外人工的渡河點，殆均無之。

村落內之家屋，有石造或土造環壁，且有寬廣之大院，而圍以厚五十乃至六十生帶之土壁，敵村落防備極易施設，而為良好之支撐點。

東方地區中邊牛堡子及本溪湖之地區，有無數之岩地及斷崖，大部隊之運動，只能經過谷地及發露之道路，此外雖步兵亦頗困難，其他之兵種，殆不能運動。

東方山嶺設可注目之道路舉之如次：

1. 自本溪湖之太子河谷地，經沙河谷地，至五子嶺及黃花嶺之山路。
2. 自沙河上流之谷地，經澤河谷地至王爺嶺及高台嶺之山路。
3. 自東方山嶺經撫順上流之江河谷地至大嶺富齊嶺之山路。
4. 春盤嶺附近之山路。

渾河自東方山嶺流出，其流順附近，即形成寬廣之谷地，其經地奉天之南方向西南流，經本湖之平原而與遼河相合，此河自奉天以下，殆無良好之徒涉場。

沙河自遼牛堡之方向流，其流於盛堡附近，折而西流，於遼陽之西方會合太子河，河幅爲七、八十米，其水深淺。

十里河爲沙河之支流，自朝仙嶺附近流出，匯下柳河子——富嶺——十里河，而注入沙河，此河亦極爲徒涉，但應注意不能聽聽其言。

其他有多數溪流，其流均趨大遼，其各下流有便於防制之性質，在戰時上可注目之價值。

二、俄軍之開始進攻

十月五日，俄軍開始進攻，其隊由西面起程，經盛堡——富嶺——柳河子，約一百公

軍，寬西爾支隊中開，有十六營之軍隊。其行隊亦頗爲遲緩，一日之間，行隊前進六十里。

是日軍司令官又對兩支隊長頒發新訓令如左：

仰該兩支隊長，在未奉動作前，應作極度慎重，雖局部之不測。亦須竭力避免，如遇有集積大兵力之敵，則當採取頑強之防禦。

十月六日，林年空普少將，是請將其所部騎兵進至三家子，步兵進至該咀之北營盤堡子（即與日軍近接一日行程）軍司令官回示未允其請，惟該少將在俄軍中風聲鶴唳，在未得軍司令官回示之時，已實行其所請矣，是日兩支隊仍繼續趨向前移動，至夕到達下列地點。

六日晚軍支隊到達之地點。

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主力進佔石台，代家廟子，其先頭進佔家屯。

西伯利亞第二軍團主力進佔山屯，其先頭進佔營盤。

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主力進佔八家子，其先頭進佔荒嶺。

同日西支隊到達之地點。

第十五團分三縱隊前進，其主力之縱隊爲第九師。其前方兩縱隊爲第三十一師之各一旅，是

日晚主力縱隊進佔沙河堡，右縱隊先頭進佔山，左縱隊先頭進佔山口。

第十七軍團分兩縱隊前進，一為第三十五師吳曉斌部，他縱隊為第五師之一旅，抵邊連屯，在先頭為軍團之先導部隊，亦為第三師之一旅，邊連三家子及紅樓堡。

以上各部隊前進之動作未受日軍任何之抵抗。

是日軍司令部，依多數參謀偵察之結果，認定日軍之主方，據守於邊連屯一帶之山地上。

十月七日，西支隊前進徵戰極出，其主力已佔據沙河右岸，在障地構築工事，其進攻之任務，則毫無表現。

是日東支隊，則停留原地未進，各軍團長親作現地偵察，俾決定攻擊邊連屯一帶之障地之法。

在中央之總預備隊，歐俄第一軍團及西伯利亞第四軍團亦同時向前推進，軍司令部發覺兩支隊間之空隙，雖未見日軍對此有何動作，但為慎重起見，自動將第四軍團縮至兩支隊間之一線上。

又總預備隊中西伯利亞第六軍團，是日亦渡過渾河，以梯形位於西支隊右翼之後。

十月八日，軍司令官決定在東支隊行動之結果未與以前西支隊之結果，則西支隊在其所佔據之陣地上，繼續構築工事。

是日依偵察之結果，判明日軍之最前線，已佔據一百二十—五里吉十一—三家之線（在西支隊之陣線前）。

同時東支隊各團長，依七日現地偵察之結果，呈報互察之報告其中以西伯利亞第一軍團長查士利塞中將之報告，尤爲重要，即日軍已放棄其最前方之據點，似有退却之意，其退却三團長之報告，則謂有大部日軍，集積於邊牛堡子附近。

基於上述各項互異之報告，致使東支隊長莫衷一是，不得已，擬定偵察行動，決心於九日方攻擊邊牛堡子附近日軍之陣地，遂於八日將主方向前方開動。

軍司令官極端贊同東支隊長此項決心，乃給以鼓勵語曰，「該支隊長所屬各團，固吾人曾決定攻擊日期時，須切記時間雖貴，但勝利尤貴也」云云。

是日晚軍司令官對於東支隊長之偵察行動，猶嫌未足更給以左之命令：

當前之敵情尙未明瞭，我軍行動有極度慎重之必要，貴官擬於明（九）日施行攻擊，本司令官以爲尙早，尙嫌略早，着該支隊可於明日先攻擊敵軍之前哨線，以偵察其主陣地，十日再大

舉攻擊之。

俄軍司令官，在其命令中，除有上項指示外，並謂爲使貴官之行動與其他軍團之行動，互相協同起見，所有相關重要之命令，在未得本司令官同意前不得向汝之部屬頒發之。

是日正午，東支隊方面之日軍向南撤退，其殘牛堡子之陣地，即爲俄軍前。

是晚東支隊之一部，前進至公里營，即將該營子自砲，連牛堡子下李家高棚之線上。

又據察圖夫少將之騎兵，是日預備由山子，於俄領撤退之日軍，已佔據東支隊嶺，於年空曹少將之騎兵，奉令向本溪湖進山子之陣地，其目的在支隊之進攻，其目的在阻退由高台子及威寧嶺，馳圍遠其中心騎兵于威寧嶺，在巴溪少將之騎兵（騎兵以進據察兵、洪龍門）圍擊於太子河左岸，對向本溪湖。

十月九日晚曹魯巴營上將，尙不知其部隊之行動，乃由西支隊長下知宏之命令：

東支隊將於九十月日開始決圍之行動，着該支隊以其主方向前推進至前衛線上，同時前進再向前挺進，以牽制日軍，不能向東方動和兵方，但須避過劇烈之戰鬥。

西支隊長以第十七軍團居右，第十二團在左，向前推進五公里，并在所佔線上積極工事，第十軍團左翼之一旅，及米西兵哥少將之騎兵，於是日即於西伯利亞第廿四團，而梅成中央兵團

該軍團於九日佔據三塊石及下柳河子之開高地。

十月九日東支隊長又擬定新攻勢計畫，即擬奪據本溪湖及邊牛堡子間各隘駁，蓋支隊長認為日軍右翼之主方，當在響山子附近，故決心包圍日軍之左側翼，乃下達如左之攻勢命令：

一、本支隊擬使西伯利亞第一軍團與第三軍團之右翼協力，努力包圍日軍之左翼，向礮鉤嶺方向進出。

二、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向土門蓋及礮鉤嶺附近前進。

三、西伯利亞第三軍團進取响山子及高台子之線，爾後向威寧城進（此時尚不知綠字營普少將已佔據威寧）。

四、西伯利亞第二軍團為預備隊在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後方跟進爾後停止於邊牛堡子附近。

各軍團兵受領上述之命令後，當即部署前進，惟有一極困難之情形，俄軍僅有邊防以前之地圖，現所活動之地區，均無地圖，故軍隊不得不作盲目之窺動。

是時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係分兩縱隊前進，右方有側衛，及哥列魯夫少將之騎兵。向右方維持聯絡，乃右縱隊（西伯利亞第一師三團砲二十四門騎兵一連工兵一連）原定經過姚千戶屯向殷家堡前進因迷失路途，行至上平台子，至為左縱隊（西伯利亞第九師）之後方，又側衛（步兵三營

砲八門，經索爾堡向上前衝，因俄軍防禦嚴密，至遲其砲之日氣，午後三時遂佔八家子，致與主力脫離遙遠，又無法可以聯絡，遂將歸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指揮，又哥列索夫少將之砲兵，佔據棉花堡，亦與本軍團斷絕聯絡，又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之左翼隊，其前隊爲其第三十三團，在邊牛堡子，又另遣其第三十四團爲前衛，而據其前衛第三十三團報告，獨士門嶺及朝伊嶺之要隘，已爲日軍所據，其另派之前衛第三十四團，則進佔响山子，并向南突進，與友軍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之第二十四團維持連絡，師之主力，則停於丁石橋子。

因此西伯利亞第一軍團與日軍接近時，適處於不利之地位，其各師前鋒在一條道上，前鋒又爲兩團，側衛則與本軍團脫離，又遺失步兵一團及砲兵一連，約言之，未及交綏，而陣勢已亂矣。

莎姆索諾夫少將之騎兵，數度企圖奪據土門嶺之要隘，但均未奏功及西伯利亞第一第三兩軍團之先頭部隊，進向响山子，以該嶺附近，該少將即令其繼續與日軍周旋，已而返至响山子。

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日夕集中於高台子——威寧城，以備繼續向南渡過太子河左岸。

晚十時第三軍團長親至高台子，得知如下之報告：

一、莎姆索諾夫支隊，被日軍阻止於東土門嶺。

二、慈寧空營支隊現在威寧以東戰鬥中。

西伯利亞第三軍團長，既得上之報告，深感確實行動，從响山子及高台子方面，容易發生危險，乃特向此危險方面，派出兩支隊，向西方構成陣線，即第一支隊對响山子第一支隊對老六拉子。

景時林空營少營支隊，其步兵在太子河北岸，騎兵在南岸，繼續向本溪湖前進，日夕又奉令退回河地溝，因此該支隊之行動皆無結果，是夜西伯利亞第三軍團長，又令德魯仁亭上校支隊（步兵南營哥斯兵兩連偵察兵兩連砲二門）向前推進，該支隊渡過太子河左岸，進向風龍村。

三、日軍攻勢移轉之準備

日軍總司令官，預計與旅順攻略取一致行動，自九月中旬開始運動，將滿洲軍悉移於太子河右岸，繼續準備北進，然至九月下旬，俄軍對日實行行動，大呈活躍，撫順及其以南之地區築中多數兵力，此時旅順攻略，僅得龍眼山北方及水師營南方各堡壘，對二〇三高地之攻擊，又以悲慘之結果宣告中止。

同時又得歐俄第一軍團全部已到奉天，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之先頭，九月二十六日已在鐵嶺下車，其第八軍團二十七日動員似已完結，又俄皇新以西伯利亞第六軍團與獨立騎兵一師，組成

第一軍以克河龍貝爾克上將爲第二軍司令官，據其第一軍司令官之勅語觀之，知俄國急欲戰爭結局，故決計增大在遠東兵力，但關於第二軍使用方面，則有種種傳說，有謂萊芬開始行動者，又有謂將集中與京，擬向鳳凰城威脅日軍之背後者，且其總司令官則疑此軍將集中於撫順方面，然前面之俄軍，依然停止於奉天附近，而以強大之一兵團，移於撫順方面，又有強有力之一部，於上平台子有對待日軍右翼之狀也。

十月一日，營盤（撫順東方）附近有俄軍四千砲十門，前進至王龍口，又長山子附近俄軍之大部，同月三日前進至大民屯，而通化——懷仁方面，其兵力亦顯爲增加，步騎兵前進一萬餘人，西伯利亞第六軍團，前似參紮於鐵嶺，九月二十九日以後，已陸續到達奉天，歐洲電報亦傳普魯巴上將有轉取攻勢之意，情況變化，歷歷可徵。

至十月六日正午以後，在第一軍方面，據由奉樂營以上平台子，避難而來之土民云，該日在撫順附近之俄軍步兵約二萬，砲二十門，又於站附近之俄軍步兵約三千，砲二十門，且該處附近之俄軍步兵約一萬，砲四十門，均渡過輝河。

又於西軍方面，由四日始，俄騎漸呈活躍之狀，第二軍方面，自六日以來俄軍亦漸帶活氣，有步兵三百，騎兵若干，砲二門，到達六台，又據土人云，有人二軍亦將兵運合之候中，其兵力亦

詳，又據山奉天逃兵云，在奉天之俄軍，亦於前日南下，現據項遜會少數俄兵。

又據華山日逃兵南進之俄軍，其先頭到遼東大門口——京山口——若橋堡——六台之線，即着手橋堡工事。

七日正式午，總司令官綜合所稱睡情況，知俄軍確於四、五、兩日，由撫順及奉天兩方面渡過渾河，其兵力約在六七個師，稱之為俄軍，雖日俄軍警備處密報其詳，但偵測尚在陸續渡河，其停止於康大人中進大官之俄軍，必係占領攻勢準備位置，以主力順平度南下，攻擊日軍之左翼，日軍應先集結兵之隨時統以活動，伺機進攻，同日午後發下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 第一軍集結兵力於大南溝附近至炮台砦坑之間。

二 第一第四軍務於現有守備線之遠方集結兵力於狹小地域。

三 太平河左岸第四軍之後備步兵第三、第十一旅砲兵第一旅司令部，及其第十五團，當準備隨時得供予之直接使用。

其後又令後備步兵第三、第一旅，砲兵第一旅司令部及其第十五團，直隸於總司令官，準備於八日出發，是時第八師已在大連灣上陸中，因電令該師師長立見中將，即隨步兵部隊上陸由鐵道運至遼陽。

同日總司令官，又續黑木上將報告如左：

敵軍攻勢轉移之兆，已昭然若揭，軍擬乘其準備未完之際，前進以擊擾之，若因第四軍之狀況不能急速行此運動時，則使梅澤少將之旅退於本溪湖附近，軍將以主力占領自天台峽。至上銀匠堡子南方高地間，以待友軍前進準備之竣事。

黑木上將既將其措置報告，即於七日早開始運動，且謂在吾軍集中未完時，一切向前挺進，皆不相宜，總司令官深以為然，蓋當時第二、第四兩軍之情況，不啻立時開始前進，故總司令官欲就現在線上準備攻勢轉移，因之總司令官高設幕僚，對此醜論騷擾，迭起激烈之舌戰，其大部主張吸引俄軍進抵日軍陣地，乘其困憊，務轉攻勢，一舉而擊破之為有利，一部主張則全悉與此相反以為日軍應立即前進，轉移攻勢，乘其兵力尚未集結之前先擊破之，最為得當，因此總司令官，決暫將各軍兵力彙結，使無論攻守，皆能應付，并於七日召集各軍司令官及軍醫長於遼陽總司令部，由總參謀長兒玉中將，傳達總司令官之意圖，當時黑木上將，對於總司令官判斷敵軍主攻必向日軍左翼，不表同意，以為俄軍必向第一軍方面進攻，但又無確證，並未發表意見，及至國日夜半，得報遼牛堡子前面之俄軍，大為增加，同時奉天及其以京輝河並之俄軍，亦悉數前進，黑木上將因決以主力彙結於右方，以備轉移攻勢，并令梅澤少將部隊，日夜進至梨樹底下附近。

於此時，在大嶺附近偶有一小衝突，俄軍司令官亦未嘗離去該地，第一軍在九月三日，獲得俄軍司令官命令其支隊迂迴日軍側背以破壞日軍之各項交通，由是始領俄軍之企圖，其日軍從來之判斷大異其趣。

總司令官既許黑木上將集結兵力於本溪湖與官炭城之線上，又以俄軍之企圖已明，即令該軍集結於鐵路東側，將右翼延伸至高台及坑，第一軍則集結於山野之西方，其配置如左：

第二軍以騎兵旅位於黑溝台，第三師在南台，第四師在善莊子，第六師為預備隊，位於上蘭子。

第四軍以梯次配置，位於第一、第二兩軍之間，其第十師佔據黑溝台與鐵路支線附近之陣地，第五師在蘭泥堡之官道上，預備旅則位於後方。

十月八日，總參謀長派遣高級參謀二員，至黑木、偵察總司令官之職目指揮位置，蓋其時總司令官傾向依據現在線上，以迎擊俄軍之主張也。

是日第一軍努力構成新陣地，其騎兵第二旅向三登子方向搜索，其時俄軍之一部出現於下石橋子附近，又東北方有俄步兵約三營，騎兵千餘及砲五門，近瀋本湖，當時該處集積軍需品甚多，守備極薄，幸有梅澤少將派來部隊共嚴備之，其在第一、第二兩軍方面，俄軍運動不甚敏活，

正在小京山口東北高地附近，派兵縱火之舉，施行防禦工事，日軍二萬七千，均自日記察之對峙。

九日第一軍右翼梅澤部隊方面俄軍由晨開始進擊，黑木上將該方面將兵第十二師，即命該師前進增援，於第十二師師長，留步兵一營，第一師第十六團第三營，騎兵一連（第一連之一營）連兵一連（第三連）二兵一連（第二連）於下銀匠窪子南方高地之陣地，由第二十二度縱火水越步將指揮，其餘部隊正午向梨樹底下急進。

又本溪湖及橋頭方面俄軍，於早晨以步騎約五六千，在成官城附近被太子河，向橋頭前進（該處日軍亦有多數之軍需品）進斷該地與本溪湖之聯絡，未幾本溪湖東方太子河右岸俄兵，增加約百一混成旅，本溪湖與橋頭同時告急，軍司令官命騎兵第二旅往援，當日沒以前，俄兵力在太子河左岸，約一混成旅，其攻擊本溪湖約一師，大嶺及土門子嶺方面約一旅有餘。

日軍在本溪湖之守備隊，受俄軍激襲之攻擊，至夕遂失兜山，其三連向子北方等地，至夜亦為俄軍奪取，是時梅澤所部，亦在大嶺及土門子嶺受優勢俄軍之攻擊，第十二師長且爾圖留於橋頭，一團午夜趕至該處，營下渡乏之守兵。

騎兵第二旅，即追向細河沿，以制止俄軍在太子河南岸之行動。

第一軍主力方面，俄軍漸次接近封進棉花堡子下柳河子上燒邊溝及下燒邊溝附近，其兵力約一師，城廠方面，亦於七日以來，受俄軍之攻擊。

第四軍方面之俄軍約一師，在前黃花甸——板橋堡——日家柳塘溝之線，午後其兵力益增加，從白柳塘溝沿鐵道線南進，到達南五里街。

第二軍方面之俄軍，其運動雖欠敏捷，其主力似在日家柳塘溝至大台之線，尙未接觸。

日軍由以上城門之衝擊，及間諜方面搜得極多之新消息，總司令官對於城況，固有正確之認識，而判斷俄軍之配置大概如左。

一 本溪湖之東及北方約有兩團。

二 在大道上及奉集堡附近約有三團。

俄軍陣線，由延連屯至臥龍村（本溪湖之東）長約六十五公里。

是時總司令官，對於攻勢轉移之議，仍未決定，見玉總參謀長，乃以備認此六官附近地形爲名，於午後一時三十分，到達該地，即與第一，第四，兩三參謀長會晤，徵詢其意見，結果一趨其原案傾向城門攻勢防禦之決心，決於翌十日，請海軍攻勢，此新決心得總司令官同意也，遂於午後八時發下關於攻勢之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本軍決計在俄軍攻擊準備未完以前，先行攻擊之。

二、第一軍第十師及海邊步兵隊隊攻下右橋子方面之敵，俟第二軍主力進至五里台子時，第一軍主力（第二師、近衛師）即開始向本軍後方進攻。

三、第四師於十日晨開始向官屯方向進攻。

四、第二軍第一軍左翼前進，向新橋堡至太平莊之線前進，但主力須集結於右方，注意使左翼向前迴旋。

五、後備步兵第三旅第十一旅及砲兵第二旅（少砲十三，第十四團）於十日午前十時以前，集合於額太官南方。

同日晚，第一軍司令官基於總司令官之命令，徑下進命令，并指示各部隊之動作如左：

一、師長於第十師左翼三里台子處，第一軍即向本軍後方而轉行攻擊。

二、第十二師及海邊旅在本溪湖之北，攻取下平台子，其在附近俄軍退却，再向遼東人山方面攻擊。

三、近衛師第二師營於原陣地。

四、海備隊（三三備營）在明長山時，向灰寨及大寨集中。

五 騎兵旅佔據梨溝，監視太子河流域，并掩護五之右翼。

六 予在大霧。

第四章 兩軍會戰之經過

一 俄軍之攻勢前進

十月九日，普魯巴拿上將下最後決心，發展積極之行動，於午後十一時，對東支隊長下達攻擊命令，其旨如左：

著該支隊即向前展開其左翼，將該翼端依托於太子河，再向日軍之右翼進攻，最後目的為奪據梨溝及坑及匪官屯間之線。

當年空軍少將支隊，暫時停止於本溪湖附近，警戒太子河在本溪湖以東之流域。

至對面軍隊及中央兵團，則仍令停止於現地，加強其工事而已。

東支隊長對於前之命令，至十日晨，仍未收到，但深悉司令官之慎重，惟依照其先命令，仍令各營團停止現地，偵察地形僅令莎姆索閣夫支隊，由响山子進至後嶺，担任西伯利亞第一，第三兩軍團間之聯絡。

是日第三軍團之先頭部隊，為攻擊老大拉子山地與日軍第十二師之一團，發生許多局部戰鬥，

但此係由俄軍各小部隊之長官同意，欲無統一之指揮，結果僅將該山包圍，士兵接近山峯八百至一千步之距離。

中央兵團，為日前佔據十里河左岸高地，並發見磚窰之南有日軍之強固陣地。

附支隊是日其前哨與日本第11軍及第二之先頭部隊，已發生激戰之局部衝突，結果日軍進至那勞市火車山堡——二台子——三里台子——雙龍寺之線，俄軍第十七及第十軍團之簡衛，則集中於十里河沿岸。

十日，軍司令官向東支隊長重申前令，促其悉據各嶺，並將左翼向西北推進，時間則由東支隊長自行擇定，但不許再作一日之延緩，至西支隊及中央兵團，是日仍令繼續維持原有之陣地，惟第十七及第十軍團之先前哨線，於昨日喪失之各重要點，則限令奪回。

東支隊長為攻奪各嶺之要隘，製定之計畫如下：

a. 令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尋退轉鈎嶺及東西土門嶺之敵人軍於各該處構築防禦工事。

B 令西伯利亞第三軍團，壓迫敵人退出何地溝——本溪池間嶺上之三條隘路，軍於各該處構築防禦工事。

G 林年空營支隊，（由西伯利亞第三軍團長指揮）及沙姆察蘭夫之騎兵，留一小部掩護該處

之進路，（爲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之進路）其餘兵力，即渡過太子河南岸，攻取本溪湖離之後方，援助本軍奪取各嶺。

D 本西伯利亞第二軍團，移至下石橋子，即在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之後方。

此際：年空軍少將，曾報告第三軍團長，謂在太子河左岸，道路平坦，可行決斷之行動，右岸則山嶺崎嶇，運動不便，而第三軍團長不表同意，以爲奪據老大拉子山爲該軍團最近之任務，並以爲奪佔該山嶺，須賴明年空軍支隊之援助，方可成功，因拒絕該支隊分至太子河南岸，而令其攻取太子河右岸之日軍。

其當第三軍團，是時正配置於德台子，而老大拉子山（兜山）正在其前方，由正面攻擊該山，非常困難。

是日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奪據日軍在土門嶺一帶最前線之陣地，但未能攻下日軍之主陣地，其總雖以夜襲奪下該地一帶山嶺之要隘，但至十二日天明，日軍有備而還至，又將各處奪回，致該軍團之攻勢毫無結果。

同日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以二十二門火砲，由上午九時起施行砲戰，但步兵未能藉砲火之掩護而進攻，日軍僅以少數哨兵伏於壕內，其他均退於砲火射程之外，故未能以多大之損害，至正

十二時，俄步兵開始進攻，雖天無微雲，及過廣後之日軍又據前線，但俄軍仍勇往直前，擊破俄石面社，然終未能越過日軍人工所設之障礙，結果在攻取之諸隊，皆受極大之損失，伏於日軍陣地前方，至黃昏後又退回原陣地。

林平亞普支隊，分兩縱隊進攻，但亦未奏功，其所屬步兵則伏於日軍陣地前方，準備隨時發

沙得索爾夫支隊，渡過太子河左岸，留步兵一營及哥騎兵五連守備橋梁，隨後率其餘之步兵七連，前進至本溪湖南約二公里餘之地區，援助留巴威少將。

當沙得索爾夫支隊前進之際，日軍亦除前線，向本溪湖積集步兵一營，俄方發現此項步兵集，其騎兵已不歸向本溪湖作進一步之行動，其後日僅互相射擊而已。

午後六時，又據報距敵軍約十六公里之口，發現日軍一支隊（此為毅仁親王之騎兵旅），從綏河沿轉來，以援助其步兵。

總之是日東京支隊之戰鬥，未得結果，但仍有一極大之戰備隊，即西北兩軍第一團，向來使用，可于翌日加入戰鬥。

營東京支隊改番諸山嶺之功，而又據悉全無獲之口，在得十七日之全日陣地止，忽於在日軍

烈之攻擊，同時中央陣線亦起猛烈之戰鬥。

是時在十里河左岸，僅有砲兵射擊，而因得牛綠與小塚台之間，日軍之攻擊，尤為劇烈，並數度施行白刃戰，其先鋒被擊退，至午後一時，日軍第三師集中兵力於一點，并由砲火之支撐，結果壓迫俄軍退出得牛綠。

在沙河右岸之哥列諾夫支隊，亦被日軍壓迫，退至楊家灣因此俄軍已感及陣線右翼，受日軍之包圍，西支隊長乃求助於西伯利亞第六軍團長，請其趨向南轉取攻勢，以解第十七軍團之圍。

是時西伯利亞第六軍團，適以梯隊之形勢，位於第十七軍團被圍側翼之後方，若向南出擊，足與日軍以最大威脅，詎知該團長復云，「本軍團為司令官之預備隊，無全不敢輕動，僅可於第十七軍團退却，日軍攻至第六軍團陣地時，始能自動加入戰鬥」。

於是西支隊惟有稱「支持其陣地而已，至西伯利亞第六軍團，雖如是消極，其處此地位，實足影響日軍之行動，結果使日軍辭退師雖奉命進擊沐盛堡，終躊躇未進，而停留於李大人屯及小油虫堡。

西伯利亞第十七軍團所獲失之因得牛綠，為一大村落，正面佔一公里餘，該村之地勢及所築之房屋，可使日軍作據良好據點，以繼續突破第十七軍團之陣線，則爾後該軍團之作戰，更為困難。

，故必須將該村奪回，然又無增加之部隊，不敢攻擊，遂令第三十五師第二旅實行夜襲，晝夜蹂躪黑暗，咫尺莫辨，潛由高懸地內前進，及抵該村附近，日軍發覺，對之奮射，夜襲部隊，一鼓作氣，由該三方面揮刀突進，激戰之後，將日軍擊退，奪回該村，第十七軍團陣地固以恢復，僅此大成功，犧牲頗巨，軍團之預備隊，幾乎全部加入，僅留步兵一團，及砲兵四連，嗣又由該團派出一營，增援二十家子軍團之右翼。

是日第十軍團方面情況較佳，日軍攻擊該軍團者，僅為第四師之第五師。但此際因日軍對俄軍中央兵團之壓迫，致苦魯巴金上將將第十軍團派出一部兵力，增援中央兵團，因此第十軍團所餘兵力，不遑作積極之抵抗，僅得維持十里河之陣地而已。

俄軍中央兵團，是日晨其所佔之位置如下：

- a, 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在哈蟆塘，其前衛在磚窰。
- b, 馬島中營之一旅，（由第十軍團撥歸中央兵團者）在三塊石，其前衛在林子山。
- c, 米西與哥少將之騎兵，在磚窰之東。

午前十時，日軍攻擊西支隊與中央兵團之間隙，而據該間隙者，僅有步兵三營，（為軍司令官預備隊第三十七師部隊）原為佔據北大山者。

因俄軍在蘇州之山尖，有俄軍五千名，俄軍攻取，計有野戰軍之第十師，其本之第二師及近衛師，共計三十六營。

日軍第十師之部隊，於俄軍進逼包圍于山，日軍雖努力，而日軍進二俄軍之部隊，距俄軍陣地約八百步，又為俄軍制止。

日軍第二師，從半拉山至蘇州于山，始亦未見有甚大之功，但至午時三時，攻勢漸猛，俄軍將為中斷，以其陣地突出發散，遂放棄蘇州于山而退至三塊石。

中兵兵團左翼，俄方戰事甚為劇烈，西伯利亞第四軍團之前衛，于俄國時聞於日軍退，但至后日俄進至十里河，遂遭遇俄軍有力之抵抗。

日軍攻擊俄軍設營退，西伯利亞第四軍團，亦受重大之損害，及日軍擊破于山後，該軍團因受重斜射，損害尤重，至晚中央兵團長令各部退守哈蟆塘與下柳河子間之高地。

是日俄軍陣線，由北極台起，沿十里河經過下柳河子至威寧城。

十一日夜，奉天日軍施行局部攻擊，終夜酣戰，至十二日拂曉，十里河南岸為日軍近衛師所據，正對西北利亞第四軍團，三塊石山為日軍第十師所據，又十里河莊為日軍第三師所據，正對歐俄第十軍團，卅家子為日軍第六師所據，正對歐俄第十七軍團，總之由是夜起俄軍之形勢漸劣。

西沙爾東輝至曠野之間，皆爲日軍由夜間秘密接近，形成以楔狀，嵌入俄軍陣線內。

善魯巴金士將又向不知陣線中央夜襲之結果，以爲情形尚佳，且得有東支隊攻擊德遜區之報告，俄法昨於十二日仍各中央與間以西支隊在十里河沿邊支持，以待東支隊進攻之結果，實際東支隊是原畫於十一日夜間進攻之計畫，乃於日夕間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受日軍猛烈之攻而失利，遂以其右翼爲要，乃改圖夜襲計畫，令各軍團夜間實行防禦，而欲從容擊門地既上之俄軍陣線撤回，此外又悉日軍由中央與間與東支隊右翼之間突入，乃令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東支隊軍備隊）在平吉子附近橋築障地，且接獲一師兵方派至前線。

東支隊長雖放棄其積極進攻之法，急於防禦其右翼，而自五日之突擊，自亦未完全喪失其進攻之企圖，故令西伯利亞第一第三兩軍團，於十一日晨，仍繼續進攻一晷。

茲將十二日各方面戰況分述如左

甲 東支隊方面 東支隊現有八十營之兵力，且有優勢騎兵支隊，其當前之日軍，爲第十一師及梅津旅，不過二十營兵力，惟日軍採取險以守，東支隊行正面攻取，致三日以來未獲進展，乃於日午前十時又接到善魯巴金士將手諭，令其退避敵人，即行準備退却，遂令其行逐步抵抗。東支隊長奉到上項手諭，立時勇氣漸失，轉時時注意德遜敵人之發現，而構此手諭之根，俄軍

給甚多之恐嚇命令，最後又令東支隊長將未用之彈糧等，悉撥歸中央兵團，東支隊長未肯遵行，結果又發生多次往還之磋商。

秋年在晉支隊，於本月晨，曾奪取日軍陣地中之重要據點，但受其他未受攻擊之日軍備射，未能繼續前進。

莎姆索爾夫支隊，受日軍騎兵第二旅壓迫，退回太子河右岸，日騎寇逼其後，同時日軍第十一師之一部，亦由其正面上待取攻勢，結果該支隊被迫退至威寧城。

西伯利亞第三軍團，聞知秋年空營支隊失利，乃放棄攻擊之任務，且決心連夜退至高台子。

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因日間仰攻佔據山上之日軍不易，且因日軍火力猛烈，奮進至夜間進行，俱至晚九時，奉調京支隊長命令，命其將前線之兵力盡量向後抽銷，以充預備隊，該軍團由此遂無積極之行動。

乙 中央兵團方面 此方面以西伯利亞第三軍團爲主幹，外有第一第十軍團之配屬部隊，（屬庫中勝指揮）總計有步兵二十九營，自晨起，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受日軍近衛師之攻擊，且時向其左翼包圍，其馬身支隊，即受日軍第二師之攻勢戰鬥甚爲激烈，其後有日軍四團之步兵約二十營，亦加入戰鬥，全團包圍俄軍之右翼。

是時苦魯巴金上將，適在蘭山寺高地，目擊中央兵團之戰況，即特別注意該方面，向中央兵團長下達左之命令。

假使本日該兵團長喪失現在所佔之陣地，則一般退却方面，爲二道溝，若敵力過優，於劇烈戰鬥後，不得不退却時，則該兵團長可用予之名義，逕向東支隊長西伯利第一軍團，該兵團長使用。

午前十時，中央兵團長將西伯利第一軍團諸部，由下柳河子撤至陽城寨第二陣地，同時向東支隊長要求將西伯利第二軍團派至奉爲堡。

午後二時，苦魯巴金上將由歐俄第一軍團中抽派一旅，向該方面增援，於是中央兵團長又令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歸還東支隊。

中央兵團既得援兵，其陣地逐漸鞏固，日軍攻勢幾次均被擊退，西伯利亞第四軍團諸部之陣地，因得維持，惟馮島支隊，於夜一時放棄給媽塘南方之陣地，退守於石廟子——英守屯間之新陣地。

丙 西支隊方面 西支隊長於晨四時，即由苦魯巴金上將告知，請根據各方面之報告，判斷日軍將於本日退還該支隊之右翼，惟是時西支隊諸部之訓練隊已告罄，苦魯巴金上將爲使西支前

便於後圖預備隊走見，乃決意轉向其右翼之陣線，以抵抗日軍之迂迴，使兩支隊毋放延十里河之陣地，即向北退向紅燈山間之主陣地撤退。

兩支隊之形勢向主陣地撤退之情形，以為日軍之散隊退却，殊多不便，探候日軍再行撤退，不料俄司令官又將二軍撤退命令，直務俾知第十七團，該軍固是不致慮友軍之形如何，亦未通知第十七團，竟於午前十點退却，這使第十七團孤立於陣地上，致其左翼為日軍第四師所包圍，而二十家子與袁子街又為日軍第六師所包圍。

是時西支隊即合軍和者駐紮在圖圖河之一點，曾行攻擊，令日軍之迂迴，又遭失敗，結果第十七團全師放棄主陣地，向沙河右岸潰退，復受日軍追擊，受極大之損害，並日軍方佔沙河之線，夜間在沙河右岸將俄軍拉木屯圍佔領陣地。

第十軍團亦援助其參戰之友，以承受日軍之迂迴之壓迫，（惟受日軍之迂迴之圍攻）該軍團乃由南面撤退，從容退於紅燈之新陣地，至晚十一時，奉到西支隊長命令，命其撤至沙河北岸，該軍團乃於夜間退却，至十三日晨，實新記登拉木屯——其子間，與第十七團圍攻俄軍對列。

總預備隊西伯利亞第六軍團，既未起制止日軍之進攻，亦未結成包圍日軍之左翼，終日無所

遷現，入夜退至西店子對麥廳後間之窪地，派往第十七團之一旅，亦退至原部。

十月十三日晨，日軍傳言西面大古起，為五本堡翻，長約五十餘公里，正爾斜向京北，俄軍即
嚴防並準備一線，第一線右翼為中央兵團。由湖山寺至亞均城，左翼為東支隊，由朝樹嶺至
威爾城。

西伯利亞第二軍團在統十戶屯，邊千堡，居於中央兵團及東支隊之間（中央包）第一線，西
西伯利亞第六軍團與包夫瑞支隊？（西伯利亞第三軍團附屬）。

西支隊，西由王爾堡來至千堡，陣線長約六十英里。

西伯利亞第六軍團與包夫瑞支隊，正備隊日本第二軍之左翼，僅向前一動，即可包圍且可
第四師。

苦寒巴之上坡，最初有俄右翼反攻，戰於日本第一軍全團，即令第六團及包夫瑞支隊
部，包圍日之側背，同時令第十七及第十團向前，亦由正爾斜地前進，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則
圍至中央，以援助西伯利亞第四軍團，至東支隊見自己應戰現狀，即令第十七團後隊之
及東支隊之總功，交與中央兵團地位危險，遂將此決心於兩，嚴探防禦之態度，下這命令如左：

一 西支隊於沙河之線，加嚴防工事。

二 中央集團(西伯利亞第三軍團及旅團第一軍團)退回沙河，與西支隊之陣線相齊。

三 西支隊退到代察爾高商官嶺之線上，轉趨左翼。

十三日下午，各部隊方接到總司令部命令，而上午各部隊指揮官已各自自由行動矣。

是日西伯利亞第三軍團，因陣地向前突出成弧形，全部陣地受其由兩側之慘痛射擊，致陷於苦戰，其後該團雖奉命撤退，但日軍恐其有變，致將該團向沙河退却之道路遮斷，因此又爲偽兵所困，遂則已不能撤退。

日軍由是開始進攻，猛烈向蘇俄侵入，以圖包圍中央集團之左翼，俄軍在該處總戰事，爲米爾奇奇支隊，雖敵大將日軍襲退，但至午後，因損失過大，且彈藥告罄，漸呈萎靡，米爾奇奇支隊遂于夜支隊，該支隊長乃自勒由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中抽派步兵六營，騎兵兩連，砲一十餘門，是往增援，開始向哈爾濱方面進攻。案經一三河高河，及其以國境爲：屬高河下，可於制哈爾濱全而抵地。

俄軍出現于上述高地，已至日軍近衛師之側，一部且至其後方，日軍之進攻遂立即停止。

此項局部勝利，日軍雖命令其支隊撤退，不僅未將俄軍擊退，且其攻擊，且包圍日軍之近衛師，反受俄軍援軍支隊之撤退，并自己亦退。

黃昏後，西伯利亞第四軍團，乃脫離陣地，從容向一遺溝之高地撤退，又該軍團之百爲第一軍團，于午間方知其盟方友軍第十軍團撤退之消息，幸未受日軍積極之壓迫，亦得以從容撤退，（僅有砲兵互相射擊）。

西支隊是日陣線上頗平靜，日軍始變向北撤退，但旋又停止，而在武鐵營——柳林子——江浦屯之線上，構築防禦工事。

日本第四軍，午後再度企圖奪據鐵盛堡，但旋爲俄軍擊退，在陣線其他部分，戰事亦轉趨沉寂，僅限于砲兵之互擊而已。

東支隊是日先於晨間接獲軍司令官命令，「發現陣地戰事甚爲一人」及至午間，又奉調「放棄攻取奇嶺之行動，將該隊撤回，佔據適宜地勢以掩護全軍左翼一之命令，同時且「迅速撤回」午後又接獲上項撤退命令，是時在東支隊前面之日軍兵力頗弱，故無甚積極行動，以擾亂其退却，僅在奇嶺之陣線上，發生一度戰鬥，日軍約一旅企圖佔其退路，但終被擊退。

十號日晨，東支隊各營團與全軍之陣線相齊，安穩北退，晚間西伯利亞第二軍團，配發於胡索溝，團第一營團配發於康大人山，團第三營團配發於高百嶺等線上，林年空營支隊，配發於大嶺之陣線上。

國支隊長，欲擊固其沙河陣地，并圍日軍（第二師）正成宿營在林登堡第十七軍團宿營，并與敵第十軍團在沙河堡附近之陣地，至於是日，在其右翼即西伯利亞第六軍團與包夫斯基支隊，作局部之反攻，但此攻勢，支離無力，為日軍突破之陣地，雖得恢復，其他無相當之成效，但為後日軍亦未得繼續發展。

中央兵團，即西伯利亞第四軍團與米西奧哥支隊，亦發退日軍（第二師及近衛師）之攻擊，日夕安全撤退，配發於二道溝一帶之山地上。

十五日，第十七軍團，又受日第一軍之攻擊，致於葉林堡及沙河堡陣地，退守總連屯及王家孤家子之線，其他軍團，則均維持現有陣地，各日無事。

苦營巴金上將，夜十四、十五兩日之戰鬥，認為日軍或將以第一第四兩軍之兵力，擊其第一軍，於鐵路及官道之間，努力突破俄軍之陣線，因決議于十六日晨將大益預備隊以為反攻之計，即在西伯利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諸軍團，及第十軍團內，抽調步兵四十六營，（兩萬人）在荒山附近集中，其初尚擬令全隊轉行反攻，結果僅令西支隊於十六日返回林登堡及沙河堡附近之地點，且尤以所抽調之預備隊，援助該支隊之進攻。

十六日晨，節包夫斯基支隊及西伯利亞第六軍團，曾開始向武鎮營之線轉行攻擊，第十七軍團

亦率領進攻，這第一軍團陣線上短龍山，不知因何機會得放棄，致爲日軍一旅（由留支隊）所佔，該山在戰術上實屬重要，日軍佔據該山，可向東側射附近之俄軍。

軍司令官因此又下令停止出擊，決計先撤回該山，應顧一晝夜，至十七日天明，將將日軍發退，此即日本軍稱爲萬寶山之敗戰也。

十七日，此爲沙河驛門最後之一日，日軍企圖再度奪回短龍山，使用一師半之兵力攻擊該山，但又爲俄軍擊退，因該山在俄軍之掌握，可以俯視日軍，故日軍於十八日自願放棄沙河驛門退，二十日俄軍又進佔該村。

十月十八至二十日，雙方皆從事整頓，雖有騷動，不過爲佔據相當之趨勢而已，二十日以後，沙河驛門之一幕遂歸沉靜，雙方皆深溝高壘，成對峙之局，前哨彼此距離不過數百步，僅有少數槍聲破永日之沉寂而已。

是時俄軍所佔陣地，爲邵家林子——四方台——桑樹子——短龍山——二道溝——沙木房——高台壘之線。

右翼之持護，爲邵包夫爾基支隊，在柳台子，又該沙高夫爾基支隊，在加拉馬左翼之持護，爲赫寧空普支隊，及其他小支隊，在山龍峪——與京廳——相仁縣等處。

軍司令官發於荒山。

二 日軍之攻勢移轉

十月十日，第一軍之第十二師方哥俄約二師，攻勢趨強，本營湖及土門子嶺一帶，均經日苦戰，又騎兵第二師主力，到達沙坎附近。

軍主力方面之俄軍，於棉花堡子北方高地至三家子附近處施設防禦工事，其砲兵隨時射擊，尙未行真面目之攻勢，第一軍各團隊均在陣地以待第二，第二軍之進出，軍司令官於翌日擴張左翼至榮官屯東方高地，向右旋回，攻擊俄軍，即報告總司令官。

第四軍從早晨前進，其第十師未受俄軍抵抗佔領大榮官屯北方一帶高地，惟第五師攻至五里台子東方高地之俄軍，至日沒尙未結束戰局。

第二軍退後之俄軍，日沒佔領雙台子，二台子，大東山堡，尤察甸子，至赫家屯之線。

鞍山支隊主力在沈且堡，派遣一部于黑溝官及輝河右岸發攻之左翼。

總司令官是日前進於經大台南方之尖山子，命直屬之後備步兵第三，第十一旅，及砲兵第一旅，(少第十三第十四團)從經大台前進至周家遠達溝——前英城子——上宜溝溝，命正在龍巖浦上陸之後備步兵第五旅，(原到韓圖充駐屯)應本溪湖之急，屬於滿洲軍，遂次向連山關急行

一、又命翌十一日動身，沿陽之第八師（鐵道輸送）部隊，宿營於陽附近，警戒本溪湖方面。

是夜總司令官決欲壓迫由遼陽至奉天大連京方地區之俄軍於其北方，午後八時下總命令，其要

旨如左：

一 第一軍從其決心可向奉綏進攻。

二 第二軍於黎明前前進，驅逐五里官子之敵，進向於右方，向柳河進攻。

三 第一軍，從揚州進攻斷面之敵，直逼至沙河原官之堡之北，使第二軍之右側回容易。

自 總司令官對俄軍合於周家進逼時，率備前總司令官京方高地之南方。

第二軍主力於十日夜開始攻擊，二俄軍遂在正面增加兵力，無甚進展，總司令官亦不願重復前仍舊進攻，欲略取上柳河之北方高地，下地遂得北方高地之北，午後四時，以總司令官之從備步兵第二十九團，及其第三十九團總之營，（小隊六連）增補於第二師，然前地不能強攻，僅得左側外圍圍攻右側河對岸，午後五時到達拉子寺西方高地。

十一日，第二軍之第十師，與第一軍左翼相接觸，攻佔三家子方面之俄軍，第二師師團五里官子東方之俄軍，夜來反復攻擊，拂曉奪取之，續向大范屯屯附近五十里河之俄軍，終日戰鬥，至日沒不轉勝利。

第二之第三第六師，經激戰後，略取交界勾尺南五百得牛線——楊家灣，其前衛之俄軍對峙徹夜，俄軍師長退敵弱之敵，到達小油虫堡——三家子——李大人屯之，敵由支隊仍在沈且堡

總司令官前過遼東河口，前由鐵道轉送回戰場急行之第八師步兵，其先頭在遼陽下車，遂令其指揮官步兵旅旅長依田廣太郎，于十一日率可用之滿洲軍克立察附近，又于后二時五十分，爲備三家子（牛莊山北方）方面之戰鬥迅速進步，命直轄之砲兵第一旅（少師第十三第十四團）歸隊以軍糧，該旅即以之屬於第十師。

總司令官因左翼方面攻勢無進步，不能向右旋回，遂失時機，午三時，命第一軍維持現狀，以其第一師與第四師合力攻三家子附近之俄軍，以全軍總動員之砲兵第三旅，於午三時，於十一日早晨以前，擊退三家子附近之俄軍，遂於該處之附近進駐，其左翼之砲兵第一旅，直屬於總司令官，在荒地附近進駐，命第一軍進駐河梁方面之俄軍，另以第五師步兵第九旅旅長山田保永率一支隊，（步兵第九旅（少師第十一團步兵第一第三連之各一連砲兵第五團砲兵第十四團第二營徒步砲兵旅隊團及其第二獨立營工兵第一營（少一營））留於五里官子東方高地附近，掩護第四軍之左側背。

十二日，第一軍之第十二師，從前夜以來，騰回退本溪湖，大嶺，土門子嶺，方面之俄軍夜襲，騎兵第二旅，從大沙河左岸，威脅俄國本溪湖俄軍之側背，險與俄軍相備隊，而右岸各隊僅能維持現狀，又司令官遂於該夜下諭命令，派第二師旅長少將滿歐（步兵第三旅（少步兵第二十團）第三團及第一營）騎兵第二團第二連之長南長騎二團第二營（少一連）工兵第一營第一連）於朝陽嶺，以主力（現衛隊及第二師主力）擊退俄軍，務以將其由附近及上端進下其邊界北方之俄軍，從朝陽嶺之第十師，自午前十時開始進擊，李長二師由南，續由四師擊其東南高嶺之俄軍攻守，而俄軍約二千餘人由山南方向朝陽嶺攻守之隊，相繼抵防，至日沒未始稍緩其局。

第十三師是日脫離俄軍，直趨於總司令官，以山口支隊守備北大山附近，其餘與合於荒山附近，午後奉總司令官之命，與第一三之第三師騎兵攻擊南里河三團王廟嶺，該支隊五日沒信朝小池發電——十里河之線，入夜進至新立莊——三里山之線，與紅雲山之俄軍相對峙，第五師主力宿營於全家窪子。

第七軍是日以第三第六師，攻陷十里河，因得牛絲及前浪子街之俄軍，經激戰後，略取軍糧，北屯里行在村湖溝之線，第四師離退北山台之俄軍，佔領該地，經大官太平莊互李坎人屯之線撤夜，秋山支隊駐主力於沉且堡，警戒軍左側。

總司令官日本軍戰況，雖說有弊，而俄軍以新銳預備隊一師有餘，佔領前黃花甸附近陣地，遂於晨夜間分各軍營整編門連備撤夜，九時更下令，於俄十三日追擊營面之敵，第一軍進至修家墩京和信溝之線，進研第十師方面俄軍之退路，俄國軍務總長薩韋羅夫南滿地至子之線，第二軍務進至沙河堡林邊堡之線，若沙河堡有俄國之防禦工事，不必力攻，宜以俄軍左方聯絡，佔領位置，總預備隊主力於全軍進子附近，由田支隊與第二軍右翼聯絡前進。

十三日，第二軍右側方之俄軍於晨夜起退却，第十二師營早晨若手背而退之預備，於未少時將隊中朝俄軍前進也俄軍至日沒尚未自退却，其主。於今晨再攻俄軍，其近前於馬山崗處受進子堡八奉化堡方向前進俄軍。二包圍，遂乘馬耳山，與第二師與第一軍傷亡前線後，午夜八時，將攻上總進撤下總進撤及陽城邊南方一帶前線，俄軍復從早晨攻擊前線之敵，與第一軍連繫到遼陽城邊南方高嶺，經城山口南方高嶺，至雙官子附近之線，日沒停戰。

第五師主力，仍在全家窪子附近，其山田支隊，佔領黃山以待攻擊黃花甸之時機。

第二軍是日早晨雖進行追擊，而勢勢俄軍佔領于安窪子——拉木屯——林盛堡至益邊鎮屯之線，攻勢不易進步，第二軍主力遂於王家樓子附近經林與甸——三家子至萬家園子之線撤夜，秋山支隊主力在黑林台。

總司令官是日因第一軍主力右翼之情況不佳，遂以總預備隊之第五師主力及徒步烟兵第二獨立營增加之，命第二第四兩軍手暇視所許，務獲獲多數之預備隊，又命山田支隊將黃花甸方面之攻擊，交付于第二第四兩軍，乘夜間總合于全家窪子，爲滿洲軍之總預備隊，午夜九時總司令官向各軍司令官要求進步之努力，而與以如左對官之訓令。

沙河河孟之會戰，係欲乘敵兵力猶未完之前以攻擊之，故本會戰之經過，與從來之戰鬥異趣，形成一大野戰（不遭遇戰）固之決勝機會，應成之于瞬息，然實際狀況反乎預期，業已經過四日，尙無相當結果，若以此延耗，則恐體力與彈藥之消耗均大，不能與補充期待一致，故冀其增大長時之消耗，不如早行決勝之期爲宜，此點極宜注意，務望各司令官本此以指導今後之戰鬥，是所切盼。

又本會戰開始以來，彈藥消耗甚大，漸感彈藥缺乏，因總司令官長于十三日午後八時，向參謀次長世請將第七師所有彈藥專用沙河戰線，以濟眉急。

先是午前十一時，命坂田少將派進築合于克立塞之步兵第五團（少第二營）第一營及奧大堡子，對北方掩護該處之森林，午後九時，又命令關谷與津到該地之兵站守備隊相交替，并致坂田少將所率部隊，急至東嶺台。

十四日，第一軍右側之俄軍皆退，第十二師俟各隊整頓畢後，即行進擊，松永少將所率部隊，佔領朝仙嶺後，即追擊進至上平台子及下平台子附近，騎兵第二旅沿太子河右岸追擊後，渡過右岸，到達三家子附近，爲額步兵第五旅，從龍巖溝急行，其先頭午前四時抵橋頭，軍主力（與第五師主力相合）亦驅逐前面之俄軍，第五師主力在代家塔，其餘向興隆屯及其西北前進至夕佔領沙河左岸之地，第四軍驅退關山寺之俄軍于塔山及其西北，第二軍亦壓迫俄軍，攻陷蛇山子北方高地及沙河堡——林盛堡，其第四師雖屢受俄軍逆擊，均擊退之，其次由支隊，討伐勞之俄軍壓迫，尙能維持黑林台山田支隊終日在全家窪子附近。

總司令官是日欲壓迫俄軍於沙河以北，以挫折其企圖遂命各軍於沙河左岸整頓隊伍，更準備向渾河左岸前進，午後四時三十分發下命令，其要旨如左：

- 一 第一軍於上瓦房修家坡東和尙溝之線以南，速爲戰後之整頓，且速向奉天方向搜索，第十一師務向邊牛堡子前進，可隨時更進至康大人山附近，搜索撫順方向。
- 二 第四軍於蒲草窪東南高地至長子之線以南，速爲戰後之整頓，且速向奉天方向搜索。
- 三 第二軍於沙河堡——林盛堡之線以南速爲戰後之整頓，速向奉天搜索，派遣一營隊於寶立營附近，搜索渾河西方敵情，並偵察蘇湖堡及舊鐵道橋附近之渾河渡處。

第五師然備步兵第三十旅，總兵第一旅（少一團）後身編入第一團。及其第二獨立營，並攻城砲隊均回復原隊之戰鬥序列。

總司令官欲以第一師隊運動於河右岸，命其於北大溝附近急造渡河之準備。是夜山田支隊復歸入第七旅。

十日，第一、第二兩方面之俄軍退却於河右岸，該兩方面井於下午官守附近編為山田三旅隊子之線，施行防禦工事，其佔領地稍廣，而第二方面之俄軍，漸次增加，以總司令官這命前在長嶺子附近（第四軍作戰地境內）第六旅之一部退却，總司令官派山田支隊於該方面，視察第一方面右翼之攻勢，第二方面之第三師，以其右翼部隊退前至該附近之俄軍，更欲以其左翼部隊攻取河北沙河堡之俄軍，尚未實行，入夜，其俄軍近和對峙，第六師攻取拉木屯，第七師仍在長浪堡附近，其前面俄軍，佔領蘇盛堡附近經大武鎮營至三家子之線，暫不前逼，秋山支隊主力，是日攻擊李大人屯之俄軍，因其頑強抵抗，日沒退至太平莊。

總司令官午後三時半，命第八師派遣步兵第三十團第一營於其屯堡守，授該團以倉庫，四時五十分，命伊田少將以在小東山堡之步兵第五團之一營，對李大人屯方面之俄軍營地第二軍之左翼。

十六日，第一軍方面情況無變化，第二軍之第三師向河北沙河遷及其東方之俄軍繼續攻擊，其第一師於正午頃官領河北桑阿子，而河北沙河俄軍之守兵則不戰，第四軍之山田支隊則向萬寶山附近，其緊守其右翼，其進攻勢，至今俄軍兵大為增加，仍向附近沙河右岸，第一軍司令官以此攻勢雖在退於沙河俄軍之勢，俄軍因司令官亦向山田支隊退守其後方附近，其支隊則向未動。俄軍已起沙河附近進地，午八時頃，該支隊亦向三師之一部，向沙河附近進地，此支隊由沙河附近進地，第二軍之第六師亦受俄軍之攻擊，其支隊亦向三師之一部，不於沙河附近進地，以砲火擊潰之。由支隊正方，俄軍對山田支隊，其支隊亦向三師之一部，向沙河附近進地，以砲火擊潰之。

德司令官，因俄軍尚未退，繼續戰鬥，轉於第二軍方面繼續攻擊，其支隊第三師（除山田支隊）為多德總指揮，其合於三里台子附近，（該師長日由重野山出發向全軍隊行途中）一團者，其第八師之步兵兵集合於德官車站西方。（該師之步兵兵五營六工兵一連午八時由德官出發）十六日以後，各方面形勢起小變，向普來沙河河對岸，各堅固其陣地，其司令官十七日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據第二軍司令官請求，謂山田支隊退却，危險及該軍右翼，宜中止其退却云云，因此對於第四軍置有誤會，十七日，日軍全軍準備付俄軍大規模之攻勢轉移，終亦見俄軍有何

海軍。

送關曠地，日本政府深感無力北進，乃謂於本年五月開始北進，按舊之，在舊第十三十四兩會戰時，仍停止於送關附近，取守勢，及夏沙河會戰，此兩會大山元帥以圖勝構成，蓋以爲不應戰絕無守成之結果也，乃又開進攻之備云，雖謂，于夏大山元帥，即擬乘機北進，因向大本營陳述意見，是日接到參謀總長電如左：

我軍關於越送關北進之計畫，已由大山元帥該傳達在案，今我軍雖非敵人，又經勝利，按現狀言之，尚與以前之國勢不同，但敵于我本國無新動員，又爲增派遠東之兵力，糧成第二軍，雖我國近日喪失者爲新敵，無法進行補充，而第二次糧成之使爾敵，須至來年五月間，方歸尚任，關於砲彈之補給，若待至十二月以後，不獨不備，其糧之補給品，應氣候之轉寒，及趨向北進之關係，亦當增加遠度，物價之，我軍因北進遠感困難，國敵軍及便於一切補給均成勢逼之勢，大補之殊，使我今能作戰，與敵請益具其難，應於送關附近博成採固陣地等古備之，作爲根據地，並請未備，則攻擊之，即今去之遠敵，似爲得策。

右電之會致，即不備我軍再戰事北進，蓋此際日政府，對於戰事，自稱送關，已成所成之

十八日，形勢無變化，後備步兵隊五旅（少一營）集合於上平吉附近，置於第一旅，第八師之步兵及衛生隊全編，十九日到達該聯合附近，最後之部隊預定於二十九日到達。

十九日，見玉中將又電總謀總長報告如左：

今俄軍仍在源河左岸停止中，按其形勢，不外整頓隊伍，再圖進攻，現我兵士及士氣悉在優勢位置，危險若再對敵予以打擊，實屬有利之舉，但砲彈缺乏，任何戰法不能實行，現由二三百米至二三千米不等之間，保持接觸，日夜槍砲火不絕，每夜互行反覆之夜襲，屢不陷予以斷續之打擊，不得不於沙河之線，築成障地，靜待彈藥補充，實不勝抱憾之至。

二十日，總司令官綜合所得情報，知俄軍主力仍停止於沙河北岸，且有渡河向北撤退者，於是決心在沙河左岸佔領庫地，以圖戰鬥力之恢復，更為攻擊準備，午後一時命令各軍於現在地築成防禦障地，且迅速整頓部隊，務求握強大之部隊以待戰鬥力之恢復，其臨時配屬之各部隊，姑仍其舊，又迅速備隊仍在現地，第八師逐次集合於龍王廟及東煙台附近，歸入總預備隊，是時候軍左翼續線，由張旗寨——連牛堡子——歪頭山，（第五師撤退時暫無守備俄軍逐佔領之）修築坡——塔山——真寶山（山田支隊退却後遂為俄軍佔領）四方台至官立堡附近。

第一軍由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武第一旅佔領上平吉附近，經代家嶺——馬耳山——聖泉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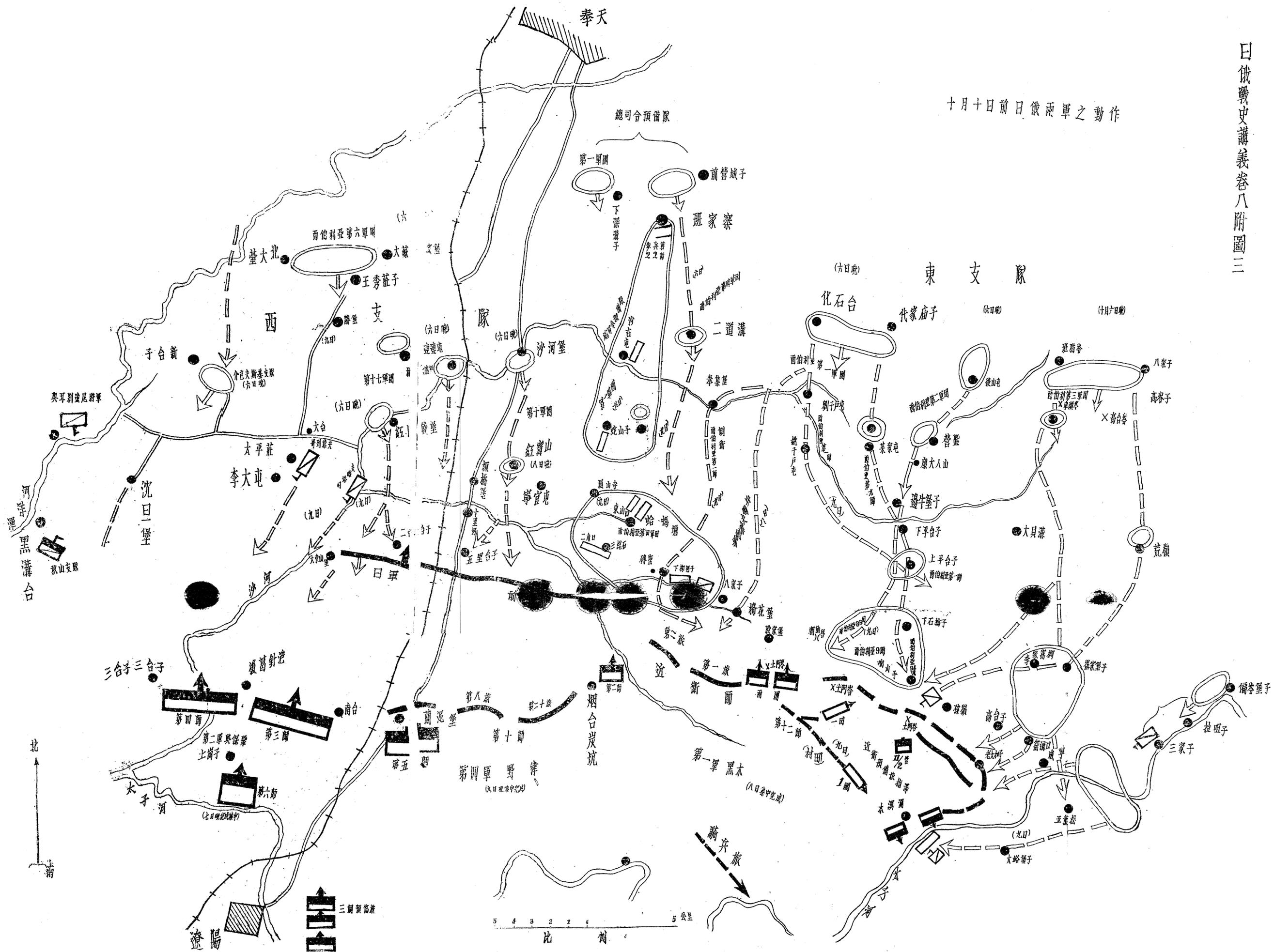
屯附近之終，第三軍三十日佔領小東山口北方高地附近，經蛇山子北方高地至第三道崗子附近之線第二十九日其第一綫佔領前三道崗子家窪子——林盤堡，至萬家圍子附近之綫，秋山支隊主力在李大屯附近，警戒其之左側，總領備隊之第五師，（少山田支隊及工兵第五營（少第二連））宿營于十里河及其附近，又第八師（少工兵第八營）至二十一日，全軍來齊，宿營於東原會——小東山堡——大扒台子——河台——大蓋營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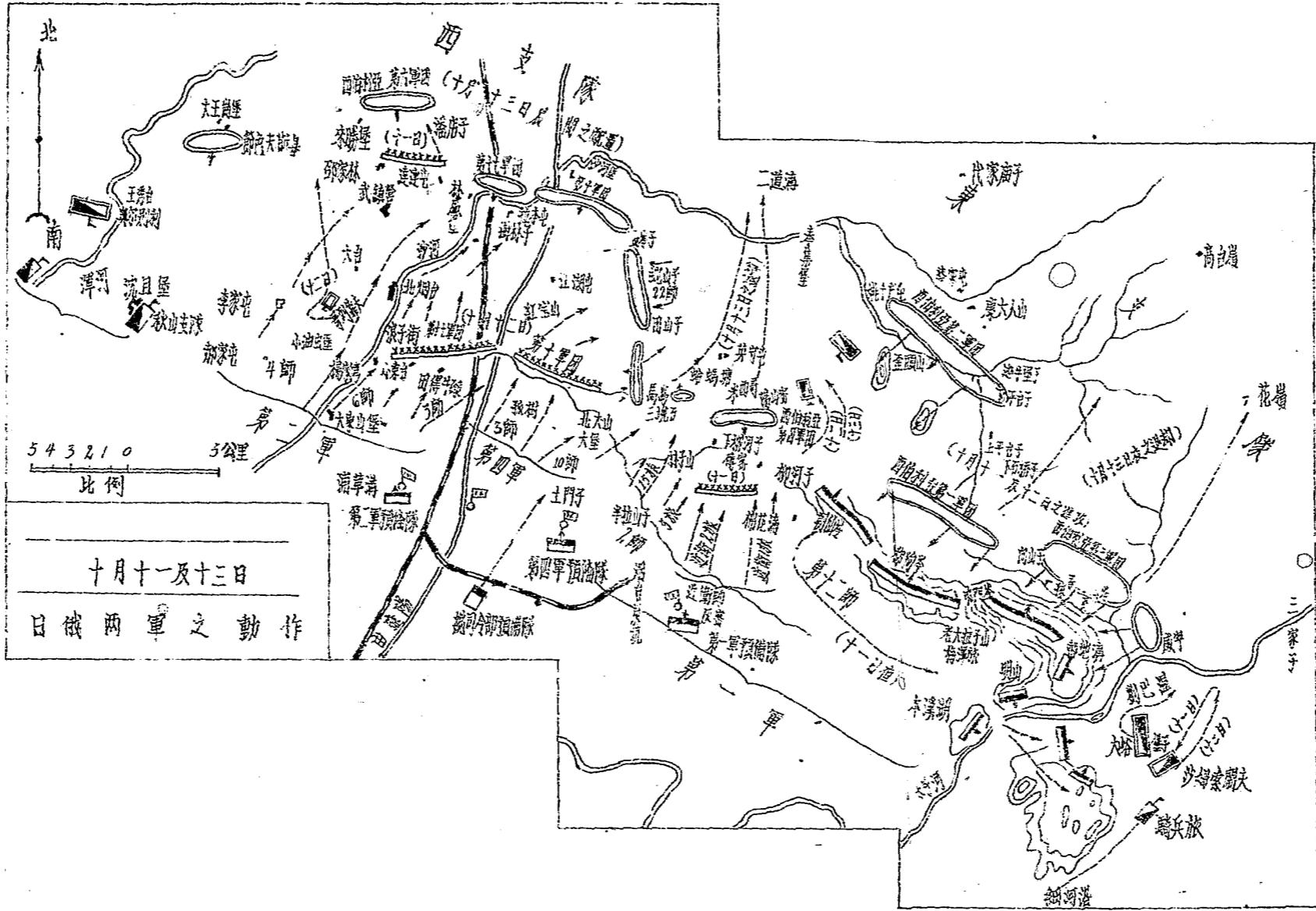
日本大本營於遼陽會戰後，曾預備將來之戰局益形擴大，故關於兵糧之急艱及補給等，費力甚重，但於實施之初，又遭遇沙河會戰，補給益感不支，山縣元帥接到兒玉總參謀長報告，即復電云：

關於砲彈，曾講求種種方法，以期來源豐富，例如增大製造力，向外國購買等，費盡心力，至今尚難有充分之補給，實屬棘手，前曾就總理官會，主張不惜財力，採購我國補給品，事聞員無一反對者，惟自比年以來消與計劃之結果，至今日本總參謀擴張一切之一切，不免有失去顧慮之虞，此永久不能忘也。

右述為日軍未預期沙河會戰，致彈藥又告缺乏不得不在現地貯蓄，約言之，日軍對於砲彈，遂致不能乘機追擊，以收最後之勝利也。

十月十日以前日俄兩軍之動作





742134

(2)

C
3.9